



“面条李”的面“心”

◎ 丁泳丹

说实话,这种面,的确不大上台面,也只能在街头巷口的小餐馆跑个龙套,它是芸芸众面里最不起眼的一种,只是百姓日常早餐的一种。

清汤面,面汤清淡,平淡自然,没有麻辣刺激味蕾,没有红油冲击眼球,早晨吃一碗,方便简单。不过就这么一份简单的面,还真是千家千味。只是“清汤面”这三个字,麦香就一缕缕地从清汤上滑过,顺着街头那家早餐馆飘了出来,八方食客、四周邻里,似乎闻到了美味讯号,便纷纷赶在吃面的路上了。

一碗“翡翠白玉”要多少钱?在这儿,只要三元。

“李师傅,来一碗面!”
“好嘞!”

这句开场白我从初二说到了现在。早早地起床去餐馆占个位置,吃一碗李师傅做的面,这清汤面有种神奇的魔力,吃了能让人感觉一天都元气满满。

只见李师傅熟练地从醒好的面团上揪下一块,二两面,光滑的小面团被揉搓、拉伸,摇身一变,变成了细长的面条,然后落在沸腾的水中,在最合适的时机被捞出,轻点凉水,面条淀粉急速凝聚,不再牵牵连连,惬意畅快地飘在面汤里,青菜依偎在旁。简单的一套动作让面有劲道、有弹性,醇香的口感让青与白碰撞出了诗意,捞起一筷子,“条理分明”,虽不是写文章,却是和文章一样的美感。

李师傅是个俗世能人,我在课本里学到“泥人张”“刷子李”的时候,总会想起这位“面条李”。当然,不仅仅是因为他能把这样简简单单的一碗面做得美味。更神奇的是,他的手像一杆秤,每次都恰好揪下二两面团,不多不少。我经常听店里的老顾客夸赞他这“绝活儿”,“老李出门买东西都不用秤了,就这双手一掂量,分毫不差哩!”李师傅每次都会腼腆一笑,说:“和面打了半辈子交道,每天就做这么点事儿,这叫啥,‘无他,惟手熟尔’。”

他家的面,吃着让人打心里舒服。十几平方米的小店被收拾得干净利落,桌子不会油腻,即使是老房子,但整洁得像那白面条似的。可我觉得李师傅的厉害之处不仅这些,一碗简单的清汤面,经他之手,竟然能满足店里所有食客的味蕾。众口难调,这是餐饮界不谋而合的共识,但吃过李师傅做的面,无论男女老少,都是满意而归。

有一次,邻家的老奶奶和我说起这碗面来。

“他家的面软糯又不烂糊,汤汁都能被吸在面里,又香又好消化。”老奶奶连连称赞。

不对呀,我觉得这家面条好吃,就在于面条劲道顺滑,稍硬一些,不糊汤,很是爽口,细细咀嚼后满嘴香甜。哪里会软软糯糯的呢?我又惊奇地发现,老奶奶碗里的面确实细软一些,长度还比较短。

我好奇地询问李师傅,他得意地一笑,沸腾的面汤把他的脸蒸得红红的,说:“这面是有习性的,得合着食客的口味才是好面。你们年轻人喜欢吃有劲道的面条,老年人牙口不好,得煮久一点,面短一点,他们吃起来才方便。还有啊,这季节不一样,醒面的时间也得跟着变,你们都是常客,爱吃什么样的,我心里大概能猜个一二。”别看这清汤面材料简单,看来这里面的门道多着呢,我想除了李师傅,应该没人会花功夫对待才三元一碗的面条。李师傅常说:“做早餐的,手上扛的可是客人一天的好心情,咱们开好头,客人吃好了,一天也能顺顺当当。”

李师傅对面仔细,对客人更仔细,天冷了面条热乎暖心,天热了面也不会烫嘴,对这份工作的虔诚,全在这碗面里。上周去吃面时,我见他把一碗刚刚做好的面送给了衣衫破旧站在门口向里望的人,说是外卖被取消的订单,免费送给他了。“轻描淡写”般的举动,清澈如汤的善意,是李家面馆特有的香气。

菜刀起舞,面条翻飞,刀声如鼓,捞勺一扬,仿佛千军万马奔腾而来,咕嘟咕嘟的水沸声,酣畅淋漓的嗦面声,交织成清晨序曲。这种面利润极低,想做得好吃,又得费心费力,没几家坚持专门做这面的。李师傅就是个例外,能坚持三十多年做好一件“苦差事”,就和这清汤面一样有种特殊的魔力,或者说他也像这面一样超然独立于世间,禁受得住酸甜苦辣的磨炼和诱惑,让最真挚、朴素的美味从面里散发出来,回味悠长。三元一碗的清汤面,不仅是善待口腹的实惠,也是一碗抚慰人心的“超能力”。

“熬”年

◎ 马庆民

说法——“熬”。一个“熬”字,犹如给北方漫长的寒冬,注入了温暖的气息,给期盼已久的年,增添了热闹与喜庆。

大锅“熬”,素有“大杂烩”之意,但猪肉和白菜,是里面当仁不让的两大主角,正所谓“百菜白菜美,诸肉猪肉香”。些许猪肉为满满一锅菜提供了荤腥,而白菜则是北方漫长冬季里最长情的守护者。平曰里“熬”,完全取决于家里有啥,或者今天想吃啥。一口大铁锅,保障了“量大”;萝卜、白菜、土豆随意剁上几刀,保障了“块大”;粉皮,随意掰扯两张,保障“嚼劲大”。这菜量,这熬法,虽手法简单粗放但味道却不失精彩细腻,且透着北方人的热情和豪气,彰显了一方水土的富饶与富足。

年节里的“熬”,材料要比平日丰富很多。除了猪肉、白菜,大家还会使尽浑身解数,熬出一锅让人欲罢不能的火热年味儿。为的就是要展示一下过去一年的收成,用“熬”的方式盘点和总结各自的成果,也为新的一年醒神,提气,攒劲儿。

年节里的“熬”,情绪很重要。一家人围着几大盆热气腾腾的熬菜,筷子飞舞,大声

饭桌可亲

◎ 刘庆明

我小学至高中,每次放学回到家,读书还是写作业,都在这张饭桌上进行,有时候就是没读书写作业,也会坐在饭桌前,听父母拉家常话。这张饭桌,不但是我和姐用来读书写作业的“书桌”,也是父亲用来书写对联的“书桌”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临近春节那段日子,家里这张饭桌就没闲下来过。村里人拿着红纸到我家用我父亲写春联,父亲在这张饭桌上折纸、裁纸,然后把裁好的纸平铺在饭桌上,认真书写春联。每写完一副春联,父亲会放下笔,把春联放到地上,让风吹干墨汁。

我家饭桌放在堂屋,我放学一踏进家门,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张饭桌。一家人吃饭,特别是年夜饭,一家人围着这张饭桌喝酒、吃菜、吃饭,热热闹闹,团团圆圆。那时候我不觉得饭桌可亲,后来我参加了工作,远离

泡一坛乡味袅袅

◎ 付静婷

“有泡辣椒吗,妈妈?”
“有,晓得你喜欢吃,最先给你装的。”

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人家是否喜欢吃泡辣椒,但在我们四川,却是家家都爱的。川菜的风味要发挥到极致,泡辣椒是绝不可缺的。每年夏天,新鲜辣椒一上市,我和母亲便早早骑着单车奔往菜市场。农民用大车小筐将辣椒装起来,远远看去,跟堆了个“火焰山”似的。我和母亲一人一筐地驮回家,除了晒成干辣椒的,其余都用坛子泡起来。回到家,母亲先是剪蒂优选,然后淘净码盐。而我,则是托着脸在旁“观摩学习”。辣椒做好时,我也可以替自己美名“怎么不算参与过呢”,然后便大快朵颐起来。

家乡的菜之所以能够如此美味,我觉得多赖于这股神奇的泡椒味。哪家离得开它啊!烧个酸菜鱼呀,来个哑巴兔、炒鸡丁,那样少得了泡辣椒?就连炒个土豆丝也要捉上四五个,其味才算酸爽鲜香,有画龙点睛之妙,功效远胜鸡精。

我接过二叔手里的坛子,仿佛捧着金银宝石,又觉得好像是回到昔日坐在母亲身旁

说笑,酒杯碰得山响,脸上淌着油汗,嘴是热的,心是暖的,年是温馨的。大锅“熬”不会很快就凉,可以不顾时间地去吃喝,所以,日子就慢了下来,也似乎留住了“年”。

相比于南方的火锅,北方的“熬”不怕剩,甚至剩菜更入味,再加上其制作本身的简易性,以及其“熬一锅,顶三天”的便捷性,足可以给冬日单调的味蕾带来欣喜,带来温暖。

大锅“熬”菜,虽叫法算不得高雅,但却能上得了大席面——在北方,它不仅仅是冬天天里日常餐桌上的守护者,也是乡村红白喜事各类庆典上不可或缺的“硬菜”。

随着物质逐渐丰富,更多高端的食材渐渐加了进去,但无论食材怎么变,“熬”在北方的冬日始终笼罩着一层叫做“家”的氛围,叫做“年”的团圆。当我们穿越严寒和疲劳回到家中,家人围坐桌边,一盆热气腾腾的“熬”霸气立于桌上,任何烦恼纷扰瞬间全无。

北方的冬天,寒冷而漫长,因此,年,似乎愈发显得难以抵达,好在大伙儿都有一口大锅慢慢“熬”——毕竟没什么天寒地冻,是“熬”融化不了的,更没什么年关,是“熬”温暖不了的。

父母,自己一个人吃饭时,就会想到此刻父母一定坐在那张老式饭桌前吃饭,便会一下子对那张饭桌有一种亲切感。

多年后,父母先后离世。有一年,我和妻子回到老家,踏进家门,再也见不到父母,但那张方桌还静静地放在原来的位置上。我一见这张饭桌,就感到十分可亲,好像父母就坐在饭桌边,好像一家人都围着饭桌吃饭,我好像听到父母在饭桌前吃饭时的笑声,我好像又看到父亲在这张饭桌上铺开红纸为村民书写春联……

这张老式饭桌对于我来说,就像一位亲人,见到它就让我情不自禁想起一家人围坐饭桌前吃饭的场景,就会回想起自己年少时在这张饭桌上读书写作业的情景。

饭桌可亲,我想不少人像我一样,对家里的饭桌一定有很深的感情吧。

大山深处老屋暖

◎ 易玲

公公婆婆离开待了一辈子的大山,来城里和我们一起生活了。婆婆随遇而安,很快便融入了城市生活,照顾两个孙女之余,每天遛遛河湾,跳跳广场舞。但公公故土难离,吃不惯城里的饭菜,因为不是自家种的;喝不惯自来水,他的舌头只认山泉水;劳作了一辈子的筋骨也闲不住,他想念那把干顺手了的锄头。公公反复念叨,要回大山里去。

公公已经七十岁了,他独自回山里,而且这个年纪了还要“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,婆婆和丈夫起先是不肯的。一则公公年纪大了,虽然身体还硬朗,但他一个人住在山里,万一有个意外,叫人如何放心?二则,公公好不容易把丈夫和小叔子都供着念了博士,都进了大学执教,在城里站住了脚,现在他又一个人回去扛锄头,丈夫和小叔子也觉着脸上过不去。于是丈夫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爸,咱老家那个深山小村太落后了,交通太不方便了,如今年轻人都是从山里出来了,我也是好不容易才走出来的。您操劳了一辈子,现在老了,不跟着我们享享福,还回去干什么呀?”

这番话让公公生了很大的气,说他忘本,一夜抹泪怅叹。丈夫万分内疚,再不敢说这种话。

去年夏天,公公到底如愿回山里老屋了。临走时他说:“我这次回山里,就再不出来了。儿子,你和你弟出来念书,如今都成家立业了,天各一方,一大家子,这么多年了,过年时从来没有聚齐过。我知道你们都忙,但现在你们的孩子都大一些了,能带着出远门了,如今交通也方便了,水泥路都修到了家门口。以后,只要我还在世,每年过年,你们兄弟俩都要争取带着孩子回山里一趟,大人孩子一个都不能少!”

山里公公的老屋,我印象深刻,是座木屋,老态龙钟。但它老出了一种温润的风格,老出了时光的味道,老出了久远的文化,倒叫人倍感亲切。

公公在山里老屋与青山流泉做伴,辛劳又心安地操持半年,开垦了几畦菜地,种了满山坡的金银花,还养了一群鸡鸭和几头肥猪,眉头舒展了,心情舒畅了,因为,这才是他喜欢的生活方式。到年底了,他老人家翘首盼着我们回归,阖家团圆。

虽然路途迢迢,关山阻隔,但进了腊月,我们一家,还有小叔子一家,各带着两个孩子,跋山涉水,还是回到了山里老屋。

老屋越发老了,但被公公收拾得干净温暖。那厚雪覆盖的黛色瓦片,那墙角镶着残雪的劈柴垛,那细竹枝编的一圈篱笆,那屋侧叮咚轻吟的泉水,那菜地里成群结队自在觅食的鸡鸭……这一切组合起来,就像一幅温情的山村水墨画。而且,雪后,门前有更显青翠的松柏,石阶上有“竹叶”“枫叶”“梅花”的动物爪印;雪晴,屋檐下有串串闪耀的晶莹冰挂,山腰山顶有雾岚翻涌堆叠变幻不息……孩子们从没来过这样的大山,没亲近过这么多的小动物,没见过木头建的老屋,很是兴奋,拍手说就像动画片中森林里光秃强的小木屋。

第一顿饭的餐桌上,公公婆婆,我们一家四口,小叔子一家四口,老少三代,共十口人,十年来,终于有了第一次大团圆。一向木讷的公公,笑吟吟地看着年龄身高参差的第三代吃喝玩闹,眼里的幸福满得要溢出来。

丈夫无限感慨地举杯说:“爸,过年好!我现在明白您对这山里老屋的感情了。您就是咱们家的定海神针、吸铁磁石。您放心,今后我们一定年年回这山里老屋,年年一家人团团圆圆!”

《七律·龙年迎春畅想》

◎ 黄力

一

绿玉盈盈悦色催,
青山点点画图开。
龙娃抱福敲门入,
燕子衔春落户来。
雨露润花香满路,
惠风吹响聚天才。
炎黄多福避邪恶,
国泰民安免祸灾。

二

襟怀大地四周游,
度量山河福寿筹。
百里莺吟依旧序,
九天龙舞起新头。
祖先智慧千古久,
子孙孙贤万寿秋。
昨日寒冰初上冻,
今朝绿嫩敬河流。

三

平凡百姓小人家,
家国情怀伴晚霞。
岸上无心风仔細,
堤边有意水淘沙。
千般人善春秋夏,
百业仁通六合夸。
四海同春人喜寿,
世间乐国乐光华。

雪中觅食不畏寒

李陶摄

